

精典文库 024 KCLASSICS

道德困境

Moral Disorder

Margaret Atwood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晓菲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道德困境

Moral Disorder

Margaret Atwood

[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晓菲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困境 / (加)阿特伍德(Atwood, M.)著;陈晓菲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

(精典文库. 阿特伍德作品 / 周宪主编)

ISBN 978-7-305-05755-7

I. 道… II. ①阿… ②陈… III. 杂文—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I711.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4725 号

Moral Disorder by Margaret Atwood

Copyright © 2006 by O. W. TOA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 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49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精典文库·阿特伍德作品
书名 道德困境
著者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者 陈晓菲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147 千字
版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755-7
定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er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我的家庭

目 录

坏消息	1
烹调和持家的艺术	12
无头骑士	26
我的前公爵夫人	53
在别处	81
大垄断者	96
道德困境	120
白马	148
灵体	174
惨败拉布拉多	198
实验室里的男孩们	214

坏消息

天亮了。此刻，夜已过去，坏消息即将来临。坏消息像一只长着乌鸦翅膀的巨鸟，它的脸是我四年级老师：发髻稀圆，蹙眉瘪嘴，牙齿散发出酸腥味。这只鸟兜着装满腐蛋的篮子，披裹黑暗的斗篷在海面上飞行。它乐意充当灾病的信使，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它知道该把这些臭蛋往哪里扔，砸到我头上，只有我。

在我们家，坏消息以“坏新闻”报纸的形式到来。把它带上楼的是狄格。狄格的真名叫吉尔伯特。对操外语的人解释昵称的由来太困难了，我也不想费事。

“他们刚刚杀了临时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他宣布。

狄格并非对坏消息无动于衷，恰好相反。他瘦骨伶仃，不像我有那么多脂肪来吸收缓冲坏消息，把它们的热量——坏消息的确富含卡路里，会让你血压升高——消化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我可以，他不可以。他想要尽快把坏消息传给另一个人，好像甩掉一块刚出炉的土豆，坏消息烫着他了。

我迷迷糊糊躺着，任凭一个接一个念头在脑海里翻滚。直到此刻之前我还在享受这个早晨。“吃完早餐再说吧。”我咽下另一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没办法一醒来就面对这些。”很早以前我就说过了，但效果时有时无。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和他的脑袋里早已装满了类似这样琐碎的训诫，存储了大量关于对方的信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偏爱和禁忌。在我阅读的时候，不要走过来站在我背后；不要用我的厨刀；不要把东西摊得到处都是。我们都认为对方应该尊重这些被三令五申的交往行为指南。然而这些守则之间却又相互抵消：如果狄格必须尊重我需要胡思乱想，在第一杯咖啡之前不听坏消息，我是不是也应该尊重他希望通过把它们排放出来以求解脱的需要呢？

“哦，抱歉了。”他向我射来一道责备的目光，为什么我非得令他失望不可？难道我不明白如果他不把坏消息说出来，就现在，对我，那么他体内某些暴躁的、绿色的坏消息腺体或囊肿会破裂，他的心灵就会感染腹膜炎？然后我将为此感到难过。

他猜对了，我会难过。我情愿看不出别人的心思。

“我现在起床了”，希望语气听上去令人舒服，“马上下来”。“现在”和“马上”所表达的意思和过去不一样了。每件事花费的时间都比那时候长一点。但是，例行公事并不困难，脱下睡衣，塞进白天穿的衣服，系好鞋带，抹润肤油，挑选维他命片。领导人，临时管理委员会，被他们杀了。一年之后我不会记得哪个领导人，哪个临时管理委员会，谁是他们。然而这些词项会不断繁殖，

每样东西都是临时的，再也没有人可以管理任何东西，有许许多多的他们，复数的他们。他们总有或声称有最正当的意图杀死领导人，虽然领导人同样有最正当的意图。领导人们站在聚光灯下，杀手在暗处瞄准目标，一枪命中。

至于其他地方的领导人，所谓先进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不能真正领导什么了，只是在手舞足蹈。从他们的眼睛可以看出来：周围一圈肤色发白，像正在忍受折磨的牲畜的眼睛。如果没有人追随你，你怎么领导？人们举起手成为一分子。但他们只想把生活继续下去。领导人不停重申：“我们需要强大的领导层”，然后溜出去偷看他们的支持率。这就是坏消息，太多了，他们不可能受得了。

但是坏消息从前也不是没有，我们挺过去了。人们对于那些在自己出生前，或者还在吮拇指头时发生的事就是这么说的。我喜欢这句套话：我们挺过去了。狗屁，一点意义也没有，你和这些事有什么关系。这么说就好像加入了某个“我们”俱乐部，别上俗气的“我们”塑料徽章作为成员资格的证明。尽管如此，我们挺过去了，真是鼓舞人心。它用魔法招来一支军旅行伍，坐骑昂首阔步，骑者衣衫烂污；至于这帮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不幸听凭想象：围攻，战役，敌军占领，龙兽虐袭，四十年跋涉走出旷野。会有一个胡须飘飘的带领者，举起减石把手指向前方。这位带领者也许早就得知了坏消息。他收到了，他明白了，他知道该做什么。来自

侧翼的袭击！走窄路！逃出该死的埃及！^① 诸如此类。

“你在哪里？”狄格朝楼上连声催促，“咖啡煮好了。”

“我在这儿。”我朝楼下喊。我和他经常使用这种空气步话机。我和他之间的交流没有失败，现在还没。现在还没被吸回去，就像 h 在 honour 里不发音一样。我们在心里默默地说，现在还没，绝不会大声讲出来。

如今定义我们关系的是时态：过去时，那个时候；将来时，现在还没。过去和未来当中有片空窗，我们就生活在其中。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况且别的夫妻栖身的空窗也不见得比我们宽裕，失败还很遥远。没错，我们有些不妥——这里碰下膝，那里对个眼——但迄今为止只是不妥而已，不是大麻烦。我们依然相处愉快，只要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上。记得我常常取笑我们的女儿，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大人了。我故意装得孱老，撞墙，扔筷子，假装失忆。然后我们一起大笑。这样的玩笑不会再有了。

我们有过一只名叫冰丘的猫，它十七岁的时候寿终正寝了。冰丘，为什么我们给它起这么个名字？之前我们还养过另一只猫，冰碛。以前一想到用某个冰堆地理特征给猫起名字就感到好笑，虽然我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要这么做。狄格认为冰丘应该叫填埋场，不过他正是那个负责为它清空便盆的人。

^① 出自《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译者（凡未注明原注皆为译者所注）

我们不太可能再养一只了。我曾想过——以异常的冷静——等狄格去世后(男人死得比女人早,难道不是吗?)我可能会再养一只猫来陪我。现在我早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到时候我肯定是半个瞎子,猫在我腿间窜来窜去,我会被它绊倒,然后折断脖子。

过去可怜的冰丘一夜又一夜在房子里逡巡,发出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哀鸣。没有什么能抚慰它的悲恸:它在寻觅某些失去的东西,虽然它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实是,它把自己的心智弄丢了,如果猫有心智的话)。天亮后我们找到几小块从番茄和梨子上咬下的残迹:它忘了自己是食肉动物,忘了自己应该吃什么。这也将是我未来的光景:黑暗中徘徊于大屋,身着白色睡衣,为失落的但不记得是什么的东西哀泣。我无法承受这些。我半夜惊醒,探出手确定狄格还在那里,还有呼吸。迄今为止,一切都好。

当我走进厨房时它闻起来像烤土司和咖啡:我并不惊讶,因为这就是狄格弄的早餐。当我吃着真正的烤土司喝着真正的咖啡时,它们的气味像毯子一样裹在我身上,萦绕不去。桌上,坏消息就在那里。

“冰箱老是发出怪声,”我说。我们不大关心那些电器设备。我和他都不在意。冰箱上贴着我们女儿几年前的照片,它散发出的光芒投向我們,仿佛来自一颗逐渐黯淡的星星。她正忙碌着自己的生活,在别处。

“看报纸吧。”狄格说。

报纸上有几张图片。图片会不会把坏消息变得更“坏”呢？我深以为然。不管你是否想看，图像吸住你的目光。这些是截止到目前的系列式图片，其中有一张拍下一辆燃烧着的汽车，金属骨架扭曲变形。一团烧焦的影子缩在车里。这类照片里总会有孤零零的鞋子。正是鞋子触动了我。令人难过的是人们在例行常规时的天真——你把鞋子套到脚上，然后走出去，尽管哪儿也到不了了。

我们不喜欢坏消息，但需要。我们应该有所了解，也许有天它会落到我们头上。鹿群在草地上平静地低头吃草。然后，“噉，噉”——林子里野狗在低吠。抬头，竖起耳朵。准备逃跑！或者使用麝牛防卫法：消息来了，狼正在接近。快——进防御圈！女人和小孩在中间！鼻喷气，爪刨地！准备把牛角顶向敌人！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狄格说。

“局面一团乱，”我说，“我想知道，还有哪里是安全的？”过去人们说，当上帝把智慧分发给万物时，人类叫得出名字的亲戚排在名单最后。

“如果有人真的想杀你，他们就会杀死你，”狄格说，一副宿命论的口吻。我不同意，于是我们相当愉快地花了一小时又十五分钟的时间召唤出黄泉底下的证人。他举出弗朗茨·斐迪南^①和亚

^① 在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中被刺死的奥地利大公，由此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伯拉罕·林肯^①；我提供维多利亚女王（成功逃过八次暗杀）和约瑟夫·斯大林，后者为了不被别人杀死，只好不断杀死更多的人。换作从前可能爆发一场争论，现在不过是打发时间的游戏，就像玩拉米牌。

“我们很幸运”，狄格说。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现在坐在厨房里，依旧。没有人死掉，现在还没。

“是的，我们很幸运。留心吐司——烧起来了。”

我们把坏消息搞定了，我们和它们面对面交锋，现在没事了。没有伤口，没有流血，没有被烤焦。鞋子都穿在脚上。太阳在头顶，鸟儿歌唱，有充分的理由感觉不坏。大多数时候坏消息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爆炸、石油泄漏、种族屠杀、饥荒。其他消息还会源源不断地到来，那时候我们又会感到难过。

几年前——究竟是什么时候呢？——狄格和我去过法国南部一个叫格兰纳姆^②的地方。度假什么的。我们真正想做的是去凡·高画彩虹的疗养院看看，最后也看到了。格兰纳姆只是一次周末游，这些年来我把它抛在脑后。但此刻我再度置身其中，置身于彼时的格兰纳姆，在它公元3世纪被毁灭之前，在它变成一堆你需要掏钱才进得去的废墟之前。

①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政府总统，1865年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观看演出时遇刺身亡。

② 格兰纳姆（Glanum），法国南部普罗旺斯著名的古迹，历经古希腊和古罗马两个时期，兴于公元前2世纪和1世纪。公元前1世纪成为罗马殖民地，罗马人以当地崇拜的天空之神Glanis的名字命名这个城镇，直到公元260年被日耳曼部落的阿勒曼尼人入侵，繁华落尽。1921年重新被地质学家皮埃尔·德布朗发现，此时凡·高已去世31年。

这里有大片空置的乡郊别宅、公共浴场、圆形剧场、寺庙，以及那种罗马人走到哪儿就盖到哪儿的房子，这让他们感到自己是文明人，恍若重归故土。格兰纳姆风光宜人，许多高等军官退休后蛰居此地。人口上多民族杂居，文化千差万别：我们喜欢新鲜玩意儿，奇风异俗，虽然不及住在罗马的人痴迷。来到这里后多少沾染了“外省”习气。除了官方认可的神明以外仍然可以祭拜各路神仙。这儿有个供奉西布莉女神^①的小庙，上面装饰着两根穗子，象征人体的某个部位——为了女神的名誉最好把它切下来。男人们拿它当笑柄：只少了穗子的话女神还算走运。没“穗子”的男人比压根没有男人好。

罗马宅屋之间混搭着更古老的希腊房子，有几条希腊街道也幸存下来。不少凯尔特人^②搬来镇上住；其中有些和我们一样身穿束腰外衣，外披斗篷，讲话时用体面的拉丁语。既然他们已经发誓弃绝猎头的习俗，我们之间的关系再友好不过。狄格偶尔也得设席飨客。有次我邀请了一位凯尔特头人赴晚宴。此举堪称社交冒险，虽然风险不大：客人的表现堪称正常，饮杯也控制在礼数范围内。他的头发稀奇古怪——赭红色的卷发——还戴着举行仪式用的青铜项圈，但绝不会比有几个我叫得出名字的人更凶

① 女神 Cybele，最早是小亚细亚地区弗里吉亚的女神，掌管山脉、洞穴和肥沃的土地，等同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瑞亚(Rhea)，乌拉诺斯与盖亚(Gaia，土地的意思)的女儿，宙斯之母。

② 对于罗马人来说，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都是蛮族，彼此之间战争不断。后者公元前7世纪时在现今的法国东部、中部各地定居。

暴，虽然他的彬彬有礼在我们看来颇为怪异。

我在晨间起居室用早餐，房间墙上挂着果树女神波莫娜和西风之神塞佛罗斯的画像。画家不是第一流的——波莫娜有点斜眼，胸部太大，但要在此地找到第一流的画家不容易。我会享用什么早餐？面包，蜂蜜，干无花果。新鲜的水果还没到季。略有遗憾的是没有咖啡；我认为那时候应该还没引进咖啡。我喝着某种发酵过的马奶以帮助消化。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把早餐盛在一只银餐盘里端进来。他们十分擅长服侍上流阶层的人：沉默，谨慎，手脚灵活。自然，他们不愿意被卖掉：做家奴总比去采石场当苦力好。

这时狄格走进来，手里拿着卷轴。狄格是底格里斯的简称，这个昵称是他昔日的部下尊奉的。只有一小撮亲密的人才能称呼。此刻他双眉紧锁。

“坏消息？”我问他。

“蛮族正在入侵，他们已经横渡了莱茵河。”

“吃完早餐再说吧。”他知道我没办法刚起床就讨论沉重的话题。见他拉下脸，我意识到自己的口气太生硬了，随即缓和一些。“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渡河，也许自己都腻味了。我们的宗教会击败他们，一如既往。”

“我不知道，我们不应该招募这么多蛮族加入军队。你不能指望他们。”他曾在军队里长期服役，因此他的担心倒也未必是空穴来风。不过这种看法现在相当普遍：罗马现在日薄西山，正走

向衰落。我注意到大多数退職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没有他们世界就不转了。他们不是觉得自己已无用，而是没有被尽其用。

“请坐下，我让侍者送上一片上好的涂蜜面包，还有无花果。”狄格依言坐了下来。我没有提议他喝点马奶，虽然这对他有好处。他知道我很清楚他不喜欢马奶。他讨厌别人唠叨他的健康，虽然最近他确实因此烦恼不已。哦，让一切维持现状吧，我在心里默默向他祈祷。

“你可曾听说？”我说，“他们发现一个刚被割下的头颅挂在从前凯尔特人献祭的泉井边。”是几个逃跑的采石场工人，他们逃到森林里，虽然多番警告过他们那里邪恶伺伏，天知道。“你认为他们恢复异教崇拜了吗？这些凯尔特人？”

“他们发自内心憎恨我们。那个纪念拱门^①帮不上忙。它等于诏告世人——凯尔特人战败了，罗马人踩在他们头顶上，手段太不高明。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他们死死盯着我们的脖子？显然很乐意一刀插进去。但现在他们颓软了，已习于奢侈飨宴，不像北方的蛮族。凯尔特人知道，如果我们完蛋，他们也跟着完蛋。”

他只咬了一口如此可心的面包，然后起身来回踱步，脸上发光：“我要去浴场打探点消息。”

流言蜚语，征兆，预示；天上飞鸟，山羊内脏。你永远不会知

^① 格兰纳姆成为罗马殖民地后，罗马人建造了许多纪念建筑物，包括这个“胜利纪念碑”，保存至今。

道这些消息是不是真的，直到它突然向你袭击。直到它落到你头上。直到你在夜晚探出手，没有摸到呼吸。直到你在黑暗中逡巡，在一间又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徘徊，穿着白衣。

如此美好的一天。空气中有百里香的味道，果树上正开着花骨朵儿。但是这在蛮族看来毫无意义；事实上他们更喜欢在美好的日子入侵。清晰的视野有助于他们劫掠屠杀。我听说这些蛮族会把牺牲者塞进柳条编的笼子，然后扔到火里献给他们的神明。不过目前他们离我们还很远。即使他们渡过莱茵河，即使他们没有被成千上万地撂倒在途中，即使河水没有被他们的鲜血染红，他们也无法抵达这里，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可能，我们活着的时候不会。格兰纳姆没有危险，现在还没。

烹调和持家的艺术

十一岁那年夏天，我花了大把时间做编织活，趴在一堆羊毛线团、棒针和拖得长长的织物上以一种不太舒服的姿势默默地、不停地织啊织。我学得太早，还没掌握这门手艺的诀窍：把线绕在食指上——当时短了点——右手把棒针穿进去，用左手两根手指固定住，接着抬起整只右手将毛线圈在针头上。我见过那些一边闲聊一边忙手里的活，连眼光也不落的女人。我做不到。我的编织风格要求全神贯注，它让我胳膊犯疼，叫我恼火。

我在织蕾耶特。蕾耶特是一套婴儿服，新生儿从医院回家时穿上它就不会受冻。套装至少得包括：一双无拇指的连指手套，两只短胖的绒鞋，一副绑腿，一件夹克，还有一顶圆帽，如果你还有耐心的话可以加一条手织毛毯，以及所谓的“吸导者”：它看上去是一条有两只南瓜脚筒的短裤，像弗朗西斯·德雷克^①画像里

^① 16世纪英国传奇航海冒险家。